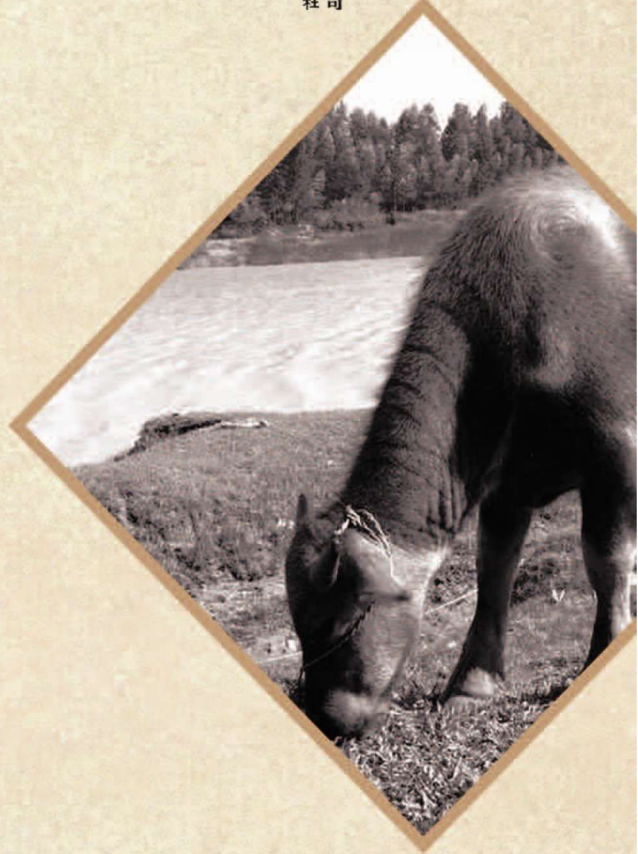




周 仟
超 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周 超
超 澎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 仝澎 周超编著. -- 昆明 :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

(经典云南丛书)

ISBN 978-7-5415-0000-5

I. ①中… II. ①仝… III. 云南省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2000号

书 名 中国第一例牛亲子鉴定案
作 者 仝 澎 周 超
策 划 人 李安泰 杨云宝
组 稿 人 吴学云
出 版 人 李安泰
责任编辑 杨云宝
装帧设计 向 炜
责任印制 赵宏斌 张 旸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www.yn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一厂印刷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720毫米×1010毫米 1/32开本 2.5印张 67千字

ISBN 978-7-5415-6145-0

定价 4.80元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景？！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杨杰、罗炳辉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学家熊庆来、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傣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到了。

编 者

目 录

一、失而复得的小牛·····	1
二、被告的困惑·····	4
三、律师的奇思妙想·····	18
四、亲子鉴定的轶闻·····	24
五、横空出世第一例·····	41
六、大众的关注·····	50
附 录·····	53



一、失而复得的小牛

1999年8月的某一天，一个农民走进了昆明百姓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满脸委屈，眼神中却又充满了期望，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到这里的目的：想找一位能帮他的律师，帮他要回本属于自己、却难以要回的小牛。

至于为什么要到这里？为什么要来这里找律师？他口中所说的小牛又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这个看起来朴实而又一脸委屈的农民叫赵文兴，是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圭山乡和合村的农民，闻名于世的石林风景区就在近旁。1994年，老赵花了1000元买回一头黄母牛。两年后，由于赵文兴的精心饲养，黄母牛生下一头草白色的小公牛。这头小公牛很是讨人喜欢，老赵每天都要看它几次，可以说，老赵几乎把它当“宝贝儿子”养。

1998年8月的一天，老赵发现自家老母牛所生的2岁的白色小公牛不见了，因而很着急，便走访了周围的村镇，四处寻找自家的小牛。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当地养牛的特殊习惯。当地农民所饲养的牛除农忙季节用牛来拉车、犁地外，其他时间一般都把牛放养在山上，只是隔几天就上山看看，同村有人上山放养的，也会帮忙照看着牛群，不让外人偷去，这在云南的一些彝族地区比较常见。在石林县的农村，当地农民也有这种习惯。在圭山乡，当地村民除了农忙时节，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把自己的牛放养到圭山上。因为当地村民认为，将牛放养在自然环境中，有利于牛的自然生长，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生长的牛比家养的牛更强壮，更有利于农户的生产活动。也许有朋友会问，家家户户的牛都放到

山上养，那么他们能在山上的几百头大牲畜中认准哪头牛是自己的吗？他们不怕牛被人偷走吗？其实，哪头牛是自家的，每个农民一眼就能看出来，不仅仅是通过牛的颜色、体形、公母和身体上的特征，还能通过自己的叫唤使牛答应，从牛群中出来，而每头牛都可以辨别出是不是主人的声音。因此，千百年来，在云南的很多地方，人们都习惯了把家中饲养的大牲畜，尤其是牛，放到山上饲养，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从来也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



农民放养的牛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老赵身上。丢了牛的赵文兴很是着急，老赵把家里人和亲戚朋友几十人都发动起来，帮他到周围的村庄去找牛，但一直都没有结果。赵文兴为此很着急，想想自己辛辛苦苦喂了两年多的小牛就这样丢了，这可是家中最重要的财产，全家人的生产生活可就全靠它了，可它却不明不白地不见了，老赵的心里很是难过，眼泪刷刷地流下来。想归想，可牛依然没有找到。其实，在找牛的

这段时间里，有不少人也劝过老赵，找牛的那个工夫，完全可以再买一头牛，这样找下去太不值得了，和老赵同一个村的一位名叫李志昌的村民，由于几乎每天都到圭山上放羊，常常遇到来此找牛的老赵，他也时常这样劝老赵。

时间一天天过去，寻找小牛的希望也在一点点破灭，老赵也几乎绝望。直到1999年6月24日，也就是小牛走失后的11个月，同村的李志昌在圭山上放羊时，意外地在圭山上发现一头和老赵家丢失的牛极为相似的小牛。李志昌觉得他眼前的这头牛和老赵家的牛从体形上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赵文兴家丢失的小牛。但他还是请一个村民以最快的速度下山，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了赵文兴。赵文兴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惊讶，兴奋之余又觉得有些许疑惑：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会不会是李志昌看错了？不管是不是，老赵和儿子立刻上圭山，跟着李志昌找到了他发现的小牛，老赵和儿子在小牛周围转了好几个圈，把小牛从整体到局部都看了个遍，又“喔、喔、喔”地叫唤，小牛毫不犹豫地走向老赵。经过仔细的辨认，老赵认定这头小牛就是他家11个月前丢失的。于是，赵文兴在向村委会报告后，把小牛牵回了家中。这样，丢失了11个月的小牛又失而复得了。



老赵一家看见丢失多时的小牛居然被找了回来，全家人都满心欢喜，万分高兴。同村的人听说老赵家竟然遇上这等好事，也纷纷前来道贺。小牛被找回来了，老赵终于不用再过那种忧心忡忡、坐立难安的日子，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赵文兴一家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二、被告的困惑

赵文兴从圭山找回了小牛，众人欢喜。不过，赵文兴心中依然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小牛走失这么久，丢失竟然长达11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里，小牛去了哪里？难道是被人牵走了？还是被人偷了？”几天之后，赵文兴从常常在圭山上放羊和放牛的农民口中得知，是隔壁田心坡村的孙金雄将自己心爱的小牛牵回了家，而且孙金雄一直说这头小牛是他家的老母牛生的。赵文兴上圭山牵牛那天，孙金雄刚好把牛放养到圭山上，没有去看管，老赵是在孙金雄家的牛群中找到自己的小牛的。

听说是隔壁田心坡村的孙金雄把自己的小牛牵回了家，赵文兴为此很是气愤，总是在想：“他凭什么牵走我的牛？”。但是，老赵也明白，“偷牛”在圭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名，一旦有人背上这个罪名，可以说，这个人的一辈子就完了，而且会连累到一个家庭，这事将会闹得太严重了。于是，赵文兴想，毕竟大家



云南农村犁田的牛

都是圭山的村民，也给他老孙留个面子，不要把事情闹大，自己就不去告他“偷牛”了，他来给我道个歉，我也就不再追究他的责任了。于是，老赵把小牛牵回来之后，也就没再理会过偷牛这事了，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孙金雄上门来道歉。

说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

问，一头牛用得着那么大惊小怪吗？丢了就再买一头。再说，一头牛又能为一个农村家庭的生产生活贡献多大的力量？丢了一头小牛又能损失多少？请注意，我们今天谈论的故事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众所周知，石林位于云贵高原中部的滇中山地，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石头山”。在这样的地形中，大型农业机械是无法展开工作的。因此，牛马等大牲畜成为了当地农村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和壮劳力，而且当地农民大多比较贫困，生活较为困难，牛是当地农民最关注、最重视的财产，因此，偷牛就成为当地十分严重的“罪名”。如果一个人被定为“偷牛贼”，他将为社会所不容、将被孤立，没有人会与之接触，难以在该地区生存，甚至他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将和他一起背负“偷牛”的罪名，被人孤立、排斥，甚至几辈子人都抬不起头来。所以，偷牛贼在云南的农村地区是一个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就想去触碰的“罪名”。

现在，我们把目光从老赵所在的和合村转移到隔壁的田心坡村。孙金雄发现自己丢了小牛，很是着急，也是四处打听、寻找，并在周围几个村落转了好几个来回，最终在和合村赵文兴家的牛棚里发现了自己的小牛。于是，上门和赵文兴理论，试图找回小牛。原本等着孙金雄上门来道歉的赵文兴，听老孙说牛是他家的，要老赵还回他家的牛后，很是气愤，不等孙金雄说完，便和孙金雄吵起来：“牛是我的，凭什么给你，不给！”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吵，双方都没有要退让的意思，孙金雄见一时要不回小牛，便气愤地离开了。但是，老孙并不甘心就此放弃小牛，越想越气愤。过了几天，老孙叫上同村的亲朋好友，浩浩荡荡地“杀向”和合村的赵文兴家。老孙想，先和他理论理论，要是他不还牛，我们就把牛抢过来，直接牵回去，来个“先礼后兵”。到了赵文兴家，孙金雄直接进入主题，向赵文兴要牛。赵文兴回道：“还是那句话，牛是我的，不给！”双方僵持不下，老孙带来的人蠢蠢欲动，准备动手抢牛。赵文兴的儿子见势头不对，连忙叫来了一大帮同村的村民，他们听说别人来抢牛，很是气愤，堵在老赵家门口，不让孙金雄和他带来的人进入

赵文兴家。双方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眼看一场械斗就要爆发，和合村的村长赵泰和村支书赵军赶到了老赵家，把双方拉开，事态总算有些缓和，村长和村支书把大伙都劝了回去，随后由两个村委会做调解。两个村委会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经过几天的充分准备，两个村委会在和合村委会的办公室把两家人叫过来，欲做第一次调解工作。在办公室里，双方各执一词，都说牛是自己的，赵文兴和孙金雄当着两个村的村干部，都通过各自的声音叫唤小牛，小牛也分别应着两人的叫唤，老赵叫就跟老赵走，老孙叫就跟老孙走，它倒挺无所谓，反正跟谁都行！做调解的村干部更是看傻了眼，不知道这牛到底属于谁？看着双方剑拔弩张的气势，只得把双方都劝回去，由两个村委会再做仔细调查，随后再做调解。赵文兴和孙金雄回家后，两个村委会领导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再深入圭山周围各村做细致走访，大量寻访经常到圭山的放牧人，希望得到一丝线索，但通过走访调查依然没有结果。随后，在两个村委会的主持下，又进行了几次调解，但双方仍然坚持牛是自己的，毫不退让，双方的分歧依然很大，矛盾似乎无法调和。无奈之下，两个村委会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请派出所来主持调解。派出所介入后，民警对该纠纷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调查，做了更为耐心的走访，但是对于小牛真正属于谁，依然无法得到更为准确的证据。在进行了三次调解依然毫无结果后，派出所表示他们也毫无办法解决，但他们告知赵文兴和孙金雄，可以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

就这样，双方都回了家。赵文兴牵着牛回家，孙金雄依然索要小牛无果。

赵文兴心想：“这牛本来就是我的，争什么争，折腾这么多事有什么用？搞这么多次调查，牛还是我的。折腾这么多，孙金雄应该会消停了吧？不会再来没事找事了吧。”过了几天，老赵没看到孙金雄来找麻烦，也认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有一天，一件事的出现，才让这件事发生了变化。

那是1999年7月，当时的昆明正在举办‘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民众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昆明世博园，谁也不会注意到昆明市石林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关于争夺牛的所有权的民事纠纷案件，甚至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也不会有人特别注意的案件，日后将闻名于世。



赵文兴

1999年7月的一天，正在田里辛苦劳作的赵文兴听到了村广播，那是他们村长赵泰的声音，让他马上到村委会一趟。赵文兴丢下手中的锄头，急急忙忙地向村委会走去。这一路上，赵文兴嘀咕：“到底什么事，这么急？”想着想着，赵文兴心里也越来越急，脚步也越来越快，真想一步飞过去。



到了村委会的办公室，只见办公室里有村长赵泰、派出所的民警小林和一位不认识的人，小林和那位不认识的人坐在椅子上抽着烟，赵泰来回踱着步子。见赵文兴进了屋，赵泰迎上去扶着赵文兴的胳膊说道：“老赵啊，出大事了！”刚说完话，屋里的另外两人顿时灭了手中的烟，站了起来。村长向赵文兴介绍那位不认识的人，说道：“这是法院的王法官。”说着，那人伸出手，说道：“你好，老赵，我是县法院立案庭的王佑。”在简单寒暄之后，四个人坐了下来，王法官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了赵文兴。赵文兴很是疑惑，接了过来，定睛一看，差点没晕过去，原来那张纸的顶头写着两个大字——“传票”，这时，王法官开口了：“老赵啊，孙金雄到我们法院起诉你了，告你占了他家的牛。这是法院的传票，上面有开庭的时间和地点，你要记得准时到法院去开庭。当然，你可以举证牛是你的，你也可以找个律师帮你打官司，这是你的权利。”王佑法官刚说完，赵文兴气得站了起来，忿忿地说道：

“这牛本来就是我的，他居然还敢告我！真不要脸！”王佑缓缓走到赵文兴面前，耐心地解释道：“老赵啊，告不告你呢，是孙金雄的权利，咱们都没法干涉，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你要是认为小牛是你的，你就赶快回去想办法，想想怎么找证据，要不要请律师啊什么的。你要相信法律，只要你有证据证明牛是你的，法院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老赵满脸疑惑：“这还要证明么，我家老母牛身上掉下来的肉，难道还是别家的么？”“老赵啊，我刚才向你们村长和小李都了解一下情况，大家都相信牛是你的。可是这在法院没有用啊，你要找出证据来证明牛是你的，这样才能被法律承认，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相信你说的话，才会把牛判给你。”王法官依然是耐心地对老赵说道。老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接着，小林也替老赵分析了案情。

回到家，赵文兴和家里人说了这件事，一开始大家也都挺气愤的，“他居然敢告我们，牛本来就是我家的，不怕他去告”，最初，大家都这样认为。可是听赵文兴讲了王法官向他介绍的一番话后，大家又都没了主意。

“这牛是我家的，是我家老母牛生的，我一手接生的，天天喂它吃草，把它养大，难道这牛就变成别人家的了？”赵文兴也百思不得其解，全家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渐渐地，“田心坡村的孙金雄把和合村的赵文兴告上了法院”的消息在圭山乡的几个村镇传开了，各种说法都出现了。有人说是田心坡村的孙金雄偷了和合村的赵文兴家的牛，有人说是和合村的赵文兴偷了田心坡村的孙金雄家的牛，也有人表示不清楚具体情况，不知道谁偷了谁的牛。一时间，各种说法传遍了圭山，而孙金雄和赵文兴则成了圭山乡的焦点人物。虽然对于两人的纠纷，旁观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田心坡村的村民都表示支持孙金雄，而和合村的村民也选择了相信本村的赵文兴。

自从听说了本村的赵文兴被隔壁村的孙金雄起诉了，和合村的村民纷纷来到赵文兴家打听情况，并积极帮他想办法，但由于文化知识有限，大家也不懂如何来

应付这场官司，只能一个劲地劝赵文兴：“是你的就是你的，任何人都别想抢走它。”赵文兴心想：“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被人给告了，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好在牛本来就是自己的，相信法院不会糊里糊涂地乱判。”想到这儿，老赵也就没再往下想了，依旧和往常一样过着日子，静静地等待着开庭日的到来。

到了开庭日，赵文兴特意起了个大早，然后牵着小牛，和两个儿子早早出了家门，往县法院赶。在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后，终于来到了县法院的门口。看着飘扬的五星红旗，再看看门口庄严肃穆的国徽，老赵觉得，在这里法律肯定会给他公正。想到这儿，老赵往挂着“石林县人民法院”牌子的大楼走去。这是来自和合村的农民赵文兴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法院。赵文兴大概自己都没想到，以后自己会因为这个案子走上中央电视台，走进“实话实说”栏目，成为一位大众关注的人物。

双方都来到了法庭，和孙金雄一同前来的还有田心坡村的村长吴浩。两个村的村民大约来了一百来人，把并不大的法庭都给坐满了，议论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在一片议论声中，书记员走进了法庭，让大家安静后宣读了法庭纪律，并请合议庭成员入庭。合议庭成员入庭后，审判长开始主持庭审活动。在查明双方当事人到庭情况，并向双方当事人讲明了双方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后，孙金雄诉赵文兴的所有权纠纷案正式开庭。

首先，由原告宣读民事诉状。田心坡村的村长吴浩作为原告孙金雄的诉讼代理人，当庭向法庭宣读了民事诉状。在民事诉状中，原告孙金雄向人民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第一，请求被告赵文兴返还小牛，第二，被告赵文兴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孙金雄在诉状中描述道：“1999年6月27日，我办事处调解主任告诉我说，昨天赵文兴将我家的一头灰白色黄牛赶走了，并叫我们等办事处解决，后我们找到赵文兴，要求其归还我家的牛，赵不同意，现向法院起诉，请求公正裁决。”

在听完原告代理人宣读的民事诉状后，审判长请作为被告的赵文兴发表意

见。赵文兴之前听吴浩念诉状时，越听越气，越听脸色越不对，在听完诉状后，赵文兴满脸怒气，脸色红彤彤的，像是憋了一肚子火快要爆发似的站了起来，忿忿地说道：“这头牛本来就是我的，是我家的老母牛生的，生的那年是1996年，我记得很清楚，绝对不是他的。1999年6月24日，我村放羊人李志昌在圭山顶放羊，发现了我家失踪11个月的牛，就来告诉我，我带着儿子于6月26日赶到圭山牧区，确认了牛是我家的，并与办事处村干部说明情况后，将牛牵回了家中，要求法院驳回孙金雄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孙金雄赔偿我找牛的经济损失1000元。”

老赵说完话坐了下来，庭下议论声一片。

审判长在制止了旁听人员的喧闹后，让双方把各自认为的事实又讲了一遍。孙金雄依然认为是赵文兴拉了他的牛，而赵文兴也认为是孙金雄先拉了他的牛，他只是把自己的牛拉了回去。双方越说越激动，都相互指责对方，庭下也议论纷



两家有争议的小牛

纷。一时间，旁观者谁也无法辨别出谁对谁错、谁真谁假。审判长再次制止了旁听人员的交谈，宣布进入质证阶段。

首先，由原告孙金雄举证。孙金雄找了田心坡村的村长吴浩、村支书孙威以及田心坡村的村民为他作证，从田心坡村的村长到普通的村民都向法庭表示：

“这头小牛是田心坡村的农民孙金雄的，他每天清晨都牵着它上山，在圭山上放牧，傍晚又把小牛牵回家，农忙时按村里的习惯将小牛放养在圭山上。”赵文兴连连摇头：“这些证人都是他们村的，当然护着老孙，请法官相信，小牛是我的。”

孙金雄举证完毕后，法官也要求赵文兴举证。“这牛本来就是我的，还需要什么证据？”赵文兴怒气冲冲地答道。他似乎觉得法官并不相信小牛是他的，因而表现出了自己的不满。审判长看到老赵并不明白何为证据，何为举证，于是便耐心地讲解道：“赵文兴，法庭要求你举证，也就是说，你要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这头牛是你的，而不是孙金雄的，更不是别人的，你要拿出切实有效可行的证据，法庭才能相信你说的，你才不会输掉官司，我们也才有理由把牛判给你。”老赵看到审判长对他非常有耐心，于是也心平气和地问道：“你们要什么证据？”审判长说：

“就是要法律上能够承认的证据，证明这头牛是你的，这些证据可以是物证、人证，也可以是书证或其他证据，有这些证据，你才有胜诉的可能性。”听到这些，老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好像思索出了什么对策似的托着下巴。审判长再次提醒赵文兴，该他举证了，这才把赵文兴从思绪中拉回到现实中来。面对孙金雄请了那么多人到庭举证，而老赵则没有请同村的人来作证，旁听的人员都为老赵捏了一把汗，不知道老赵会如何应对来势汹汹的孙金雄，法庭里的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停顿了片刻，赵文兴抬起头，望着审判长，吞吞吐吐地说出了看起来像是老赵酝酿了很久的想法：“我想请法官允许让我的牛进到法庭里来。”顿时，这个消息在旁听人员中炸开了锅，从来没有人把牛牵到法庭上来，“赵文兴到底要干什么？”人们纷



纷议论着。三位法官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相互讨论着对策，最后，法官义正词严地说道：“为调查清楚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特准许被告赵文兴的请求。”老赵一个箭步冲出了法庭，随着“喔、喔、喔”的声音，赵文兴进来了，跟着他进来的，是他牵着的小牛。

老赵走了进来，把牛牵到审判席前面的空地上，走到被告席，坐了下来，然后朝着小牛的方向伸出了自己的右手，做出召唤小牛的动作，同时，嘴里发出“喔 喔 喔”的声音。只见小牛似乎听懂了老赵的呼唤，扭过头去，径直向老赵走来，还亲热地舔了舔老赵的右手。在座的旁听人员都被这一幕惊呆了，纷纷向老赵投来钦佩的目光。老赵嗖地站了起来，对审判长说道：“法官，这可以证明了吧？”听到这儿，合议庭相互交换意见，庭下又是一阵议论。

“反对！”只见旁听席上站起来一个人，定睛一看，原来是刚才出庭作证的其中一个证人，他就是田心坡村的村民孙老六，他补充道：“法官，仅凭几声叫唤，并不能证明牛就是赵文兴的，孙金雄也可以通过叫声叫唤小牛过来。”“肃静、肃静，请旁听人员保持法庭纪律！”审判长一边敲着法槌，一边大声说着。随后，审判长转过头来，对着孙金雄问道：“原告，你能通过声音叫唤小牛吗？”“能！”孙金雄不假思索地回答。

说完，只见孙金雄站起来，伸出了右手，嘴里说着“牛牛，吱吱吱”，小牛在听到这声音后，把头扭了过来，又缓缓走向了位于原告席的孙金雄，对面的赵文兴看到这一幕，顿时也傻眼了。

已经看过赵文兴唤牛并被震惊的旁听人员，又被孙金雄唤牛一幕震惊了，再次引发了整个法庭的混乱。法槌又一次被审判长敲响，法庭刹那间安静了下来。审判长转向被告席，问道：“被告赵文兴，你还有其他证据吗？”老赵满脸狐疑地问道：“咋，这还不能证明吗？”审判长答道：“除了这个你还有其他的证据吗？要能证明这牛是你家的牛的证据。”赵文兴提高了声调，指着原告席，